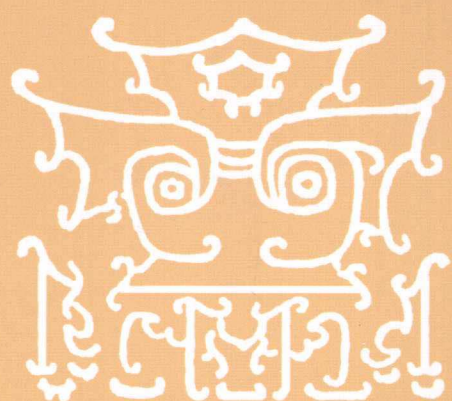




东方考古

第7集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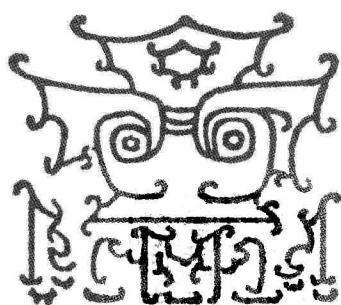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山东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基

东方考古

第 7 集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东方考古》是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辑的关于考古学和古代东方文明研究的系列丛书，分集陆续出版。本系列丛书以中国东方地区和东亚地区考古学为重点，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考古学研究的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方法。它的出版，将对推动中国考古学和东方文明研究的进步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第7集收录27篇研究论文和3篇发掘调查简报。内容涉及中国东方地区旧石器文化至先秦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环境变迁、文化交流、社会发展及动植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

本书可供从事人类学、考古学及史学研究的学者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考古. 第7集/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3-032075-9

I. ①东… II. ①山… III. ①考古学—研究—亚洲—文集 IV. ①K8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5698号

责任编辑: 刘 能 / 责任校对: 陈玉凤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8 插页: 6

印数: 1—1 500 字数: 651 000

定价: 1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东方考古》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栾丰实

副主任 方 辉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海广 王 青 方 辉 白云翔

任相宏 佟佩华 陈淑卿 赵 辉

栾丰实 崔大庸 靳桂云

秘 书 陈淑卿

目 录

遥远国度里的帝王印迹——琅琊台遗址群调查与阐释	
..... 加里·费曼 琳达·尼古拉斯 方 辉 著 杨 谦 译 (1)	
日照地区的史前考古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于海广 (15)
从日照尧王城、两城镇等遗址看尧舜时期东方海隅之地的邦国及其文明	王震中 (26)
桐林与两城：两种聚落模式的比较——鲁北中部—鲁东南沿海龙山时期的聚落与社会	孙 波 (36)
一个假设 两类遗存——“白石村第一期遗存”辨析	
..... 霍东峰 华 阳 董文斌 (65)	
大型建筑、中心聚落与社会整合——仰韶文化中心聚落的出现与嬗变	马萧林 (72)
运城盆地和赤峰地区的首邦与国家——聚落系统的比较分析	周 南 戴向明 (85)
广富林遗址环境考古若干问题的再分析	陈 杰 王张华 李春海 (105)
二里头时代洛阳盆地环境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以孟津寺河南、大阳河剖面的研究为例	许 宏 彭小军 赵海涛 (117)
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经济形态的变迁与南岛语族的扩散	焦天龙 (128)
两周时期中原地区的棺饰研究	乔卓俊 (136)
汉代乡里聚落丧葬礼俗初步分析——以山东枣庄渴口汉墓为例	杨爱国 (214)
汉至南北朝时期董永故事及其图像的嬗变	肖贵田 (220)
《鲁北陞刻石》考	武 健 刘海宇 (250)
消逝的雕像：对响堂洞窟的复原与重构	
..... Katherine R Tsiang Mino 著 唐仲明 译 (257)	
滑石工具是用来狩猎的吗？——两城镇遗址出土龙山文化磨制抛射尖状器功能的实验研究	

..... Geoffrey Cunnar William Schindler Anne Underhill 栾丰实 方 辉 (268)	
山东月庄遗址石器表层残留物的淀粉粒分析: 7000 年前的食品加工及生计模式	
..... 王 强 栾丰实 上条信彦 李明启 杨晓燕 (290)	
渤海南岸地区先秦盐业考古方法及主要收获	燕生东 (297)
海岱地区 3000BC ~1500BC 农业与环境研究——来自考古遗址的植硅体证据	
..... 靳桂云 王传明 (322)	
普通野生稻和栽培稻双峰硅质体的统计学分析	顾海滨 (333)
小麦中植硅体形态的初步研究与分类	陈 辉 林 立 石元昌 苑世领 (341)
济南催马庄遗址植物遗存分析	吴文婉 韩 辉 靳桂云 (351)
济南彭家庄遗址浮选结果初步分析	吴文婉 郝导华 靳桂云 (358)
济宁汶上梁庄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吴文婉 闫 雪 高明奎 靳桂云 (370)
河南淅川吴营遗址植物考古初步结果	王育茜 赵海洲 靳桂云 (379)
山东广饶南河崖遗址 2008 年出土动物遗存分析.....	宋艳波 王 青 马天成 (387)
家猪和野猪的牙齿萌出与骨骺愈合	
..... 盖尔·布尔 塞巴斯蒂安·佩恩 著 林明昊 译 马萧林 校 (400)	
安徽固镇县垓下遗址发掘的新进展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固镇县文物管理所 (412)	
山东枣庄徂阳故城遗址调查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队 枣庄市博物馆 (425)	
山东青州新发现的战国墓葬	青州市博物馆 (434)

CONTENTS

The Imprint of China's First Emperor on the Distant Realm of Eastern Shandong Gary M Feinman Linda M Nicholas Fang Hui (14)	
Thoughts o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Rizhao Area and Related Issues Yu Haiguang (25)	
On the States and Their Civilization of the Legendary Period of the East Coastland from the Sites of Yaowangcheng and Liangchengzhen Wang Zhenzhong (35)	
Tonglin and Liangchengzhen: Comparison of Two Patterns Sun Bo (64)	
A Kind of Hypothesis and Two Types of Remains: A Study on the Remains of the First Phase of Baishicun Huo Dongfeng Hua Yang Dong wenbin (71)	
Large Architecture, Central Settlemen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Central Settlement in the Middle Yangshao Culture Ma Xiaolin (84)	
Chiefdoms and States in the Yuncheng Basin and the Chifeng Reg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ettlement Systems Robert D Drennan Dai Xiangming (104)	
Reanalysis on Some Issues Concerning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of Guangfulin Site Chenjie Wang Zhanghua Li Chunhai (116)	
Reflection on the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of Erlitou Period in Luoyang Basin: Case of Sihenan and Dayanghe Xu Hong Peng Xiaojun Zhao Haitao (127)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ic Formation of the Southeast Coast of the Neolithic and the Spread of Austronesian Jiao Tianlong (134)	
Research on the Coffin Decorations of Central Plains Region in Zhou Dynasty Qiao Zhuojun (213)	
Study on the Funeral Custom in the Village of the Han Dynasty: Case from the Tomb at the Kekou, Zaozhuang, Shandong Province Yang Aiguo (219)	
The Story of Dongyong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mages during Han Dynasty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Xiao Guitian (249)	
The Investigation of Lubeibi Carved Stone Wu Jian Liu Haiyu (256)	
Missing Sculpture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Caves Katherine R Tsiang Mino (267)	
Hunting with Talc? Experiments into the Functionality of Certain Late Neolithic Ground Projectile Points from the Site of Liangchengzhe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Geoffrey Cunnar William Schindler Anne Underhill Luan Fengshi Fang Hui (288)
Processing of Food and Subsistence Strategies 7000 Years Ago: Evidences from Ancient
Starch Grains Recovered from Stone Tools at Yuezhuang Site, Shandong Province
..... Wang Qiang Luan Fengshi Kamijyou Okamoto Li Mingqi Yang Xiaoyan (296)
The Method and Progress of Salt Archaeology of Pre-Qin in South Bohai Bay
..... Yan Shengdong (321)
Study on the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from 3000BC to 1500BC in the Haidai Region:
Phytolith Evidence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Jin GuiYun Wang ChuanMing (332)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mmon Wild Rice and Cultivated Rice's Double-peak Phytolith
..... Gu Haibin (340)
Study and Classification on Phytolith Morphology of Wheat
..... Chen Hui Lin Li Shi Yuanchang Yuan Shiling (350)
Analysis of Plant Remains from Cuimazhuang Site, Jinan
..... Wu Wenwan Han Hui Jin Guiyun (357)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Plant Remains from Pengjiazhuang Site, Jinan
..... Wu Wenwan Hao Daohua Jin Guiyun (369)
Analysis of the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from Liangzhuang Site, Jining
..... Wu Wenwan Yan Xue Gao Mingkui Jin Guiyun (378)
Carbonized Seeds and Fruits from the Wuying Site, Xichuan, Henan
..... Wang Yuqian Zhao Haizhou Jin Guiyun (386)
The Faunal Remains Analysis of Nanheya Site, Guangrao, Shandong
..... Song Yanbo Wangqing Ma Tiancheng (399)
Tooth Eruption and Epiphysial Fusion in Pigs and Wild Boar
..... Gail Bull Sebastian Payne (411)
New Developments on Excavation of Gaixia Site, Guzhen, Anhui
..... Anhu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424)
..... Guzhenxian County Management of Cultural Relics
Survey of the Biyangcheng Site in ZaoZhuang City, Shandong
..... Beijing Archaeological Team of IA, CASS (433)
..... Zaozhuang Museum
Tombs of the Warring States Discovered in Qingzhou, Shandong
..... Qingzhou Museum (439)

遥远国度里的帝王印迹^{*}

——琅琊台遗址群调查与阐释

加里·费曼¹ 琳达·尼古拉斯¹ 方 辉² 著

杨 谦²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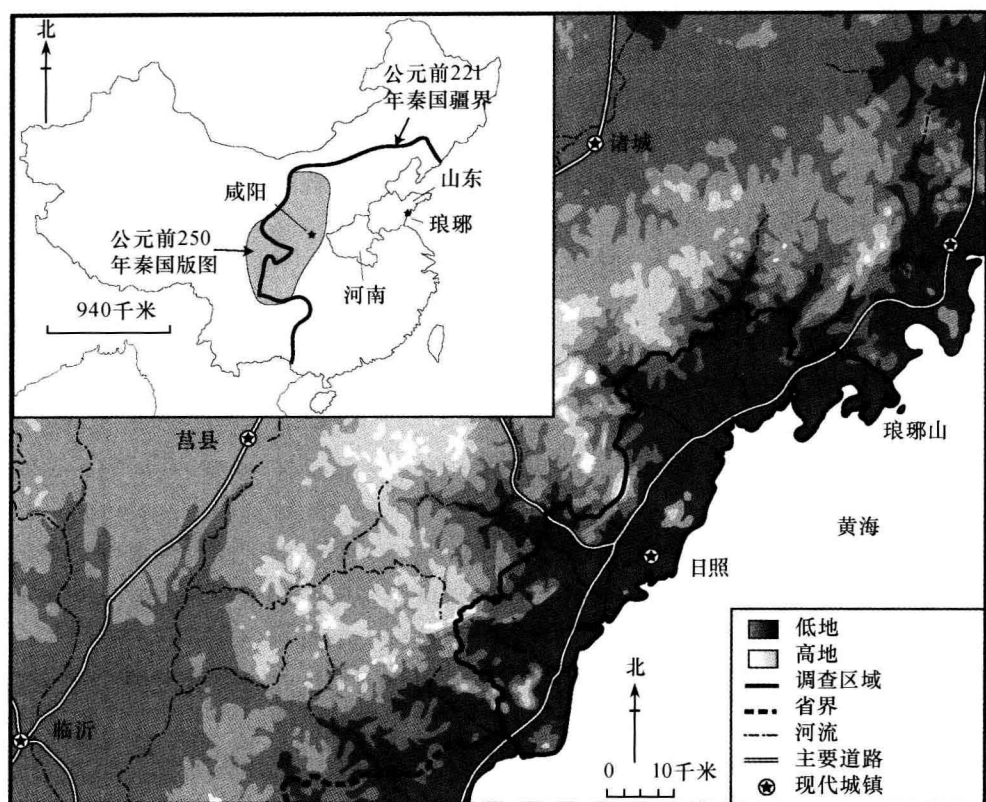
(1. 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 美国; 2.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一、背景介绍

在人类历史上, 帝国的征服和扩张在不同地区均发生过, 并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1]。从全球范围来看, 历史文献提到早期帝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都城的地理优势和君王的个人才华。比如, 中国历史上首位帝王——秦始皇, 他的功绩、尤其是其统一六国的过程在 2000 年前形成的历史文献中就有翔实的记载^[2] (图一)。在关中地区的秦都咸阳, 发现了用来守卫秦始皇陵的真人大小的兵马俑^[3], 这一惊世发现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但要更全面地研究帝国主义及其在征服地区政治扩张下引起的不同历史结果, 研究者必须跳出那些胜利者所授权创作的正史典籍。在此, 我们将史籍中关于秦始皇的记载与区域系统调查所得的考古聚落形态并置, 来探究公元前 221 年前后秦始皇统一中国时, 在距都城千里之外的山东沿海地区的遗迹、遗物。我们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 来观察长时段下某一征服地上的帝国印迹, 进而阐释考古学对文献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4]。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 东方的齐是秦始皇最后吞并的一个国家。齐国的疆域包括了现在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5]。公元前 219 年, 秦始皇登上了位于鲁东南沿海的琅琊山^[6]。这座与众不同的海滨之巔位于一系列沿海盆地的北部边缘。自 1995 年开始, 由中美联合考古队在这一沿海地区所开展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 共覆盖了面积达 1665 平方公里的土地, 获得了区域内丰富翔实的古代聚落形态信息^[7]。

首先, 我们回顾了关于这一阶段鲁东南沿海地区帝国扩张的文献记载, 概述了秦始皇东巡琅琊之前的记录。然后, 我们论述了考古系统调查和山东沿海地区聚落形态研究的成果。尽管这一阶段的多数时期已有浩繁的历史记录^[8], 对考古证据的类似思考不仅让我们证实这些文字描述, 还可以对其进行阐释^[9]。

^{*} 本文英文版刊于《美国科学院通报》(PNAS) 第 107 卷第 11 期, 2010 年 3 月。



图一 秦朝中国版图及山东东南部区域系统调查范围

二、文献记载和鲁东南沿海地区

鲁东南沿海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即公元前 3000 ~ 前 1046 年）的历史记录中鲜有提及，这一地区与位于中华文明传统腹地的河南相比^[10]，多被看作是中原权力中心外围地带的东部边陲。在 1995 年之前，考古学家仅知道鲁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着若干处龙山时期（公元前 2600 ~ 前 1900 年）的大型聚落，但对这些聚落与历史记录的早期核心国家（例如夏、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先民之间的关系缺乏基本认识^[11]。

公元前 1046 年，商朝灭亡，西周兴起。为了对抗东夷（对众多“东方人”的通称），西周王朝在山东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12]。古代文献把夷归类为居住在“荒蛮之地”的野蛮人^[13]。在山东西部地区巩固基础之后，西周统治者开始向东部地区扩张，试图建立隶属政体来控制海洋资源（例如海盐等）的通道。文献提到周王个人也卷入到山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战争中，且周王朝最终可能获得了对山东北部和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14]。但是部分地区仍处于敌对状态，其中一个地区很有可能便是鲁东南沿海地区。崇山峻岭将鲁东南沿海地区与山东省其他地区割裂开来，在当时的文献中也不见关于该区域的任何记载。

西周瓦解后，列国相争，东周（公元前 771 ~ 前 221 年）一直处于混战状态。齐国在从山东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扩张中率先发展起来^[15]，并在扩张中与本土夷人建立起的莒国等产生冲突^[16]。尽管齐国、莒国这些诸侯国要比先前的西周王朝政体小，但是它们巩固了统治区域内的政府控制^[17]。公元前 246 年，西边的另一个诸侯国——秦国，开始大规模的扩张，并以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而宣告结束^[18]。

击败群雄，宣告称帝后，秦始皇加强了对包括鲁东南沿海地区在内的广大中国东部地区的国家控制^[19]。秦始皇的统治时期始于公元前 221 年，止于公元前 210 年，尽管十分短暂，但是他建立起的政府官僚制度在继秦代之后的汉朝（公元前 206 ~ 220 年）大部分被沿用下来^[20]。盐和铁是汉代政府控制的两种最重要的商品^[21]，汉王朝还在鲁东南沿海地区设立盐官、铁官，对盐、铁实行专营^[22]。

三、秦始皇、琅琊和文献

公元前 100 年，西汉王朝史官司马迁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23]，里面详细叙述了秦始皇游历齐国故地的行程。秦始皇登临了具有礼仪性质的重要山岳，其中就有横跨他在东方新征服地区的琅琊山^[24]。秦始皇授命在七个地方安置了刻石，宣告他的统治法则，颂扬秦的美德，琅琊就是这七个地点之一^[25]。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26]。史料记载汉代的平均人口为每户 5 人^[27]，因此，秦始皇迁徙的 3 万户移民总数约为 15 万人。但这项举措是否得到落实，新移民最终又落户于何地，史料中并未给出确切答案。现在，这片沿海山脉附近最大的城镇就是琅琊台，本意当为“良玉之台”^{*}，因而，一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古聚落应该就在此附近。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为保证政令畅达，曾下令“书同文字”^[28]；为加强疆域内的联系，方便官员及军队的调动，活跃商贸活动，又下令开始道路网的修建^[29]。一条横穿鲁东南沿海地区的驰道便经过了琅琊地区。周末至汉初，鲁东南沿海地区都有王朝侵入的遗迹，但是秦势力扩张这一阶段对当地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文献提供的信息相对匮乏。

在我们开展调查之前，对琅琊地区这一段特殊历史了解得很少。在秦始皇东巡之前，这里的政治景观如何分布？聚落和人口密度如何？迁三万户这项法令是否得到实施？这三万户最终定居于何地？这项法令又是如何将这片沿海地区牢牢地束缚在秦帝国的统辖之下？我们能否找到秦始皇在鲁东南沿海地区的印迹？若有，又是怎样保存至今的呢？在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对区域调查做一个简单回顾。

* 琅琊二字有不同写法，说见黄怀信主撰《论语汇校集释》第 4 ~ 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该书引唐元度《九经字样》云：“郎邪，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邹鲁，人有善道，故为郡名。今经典相承，郎字玉旁作良，邪字或作耶者，讹。”元度斥琅字玉旁为讹，不足取，以琅琊为“良道”更是附会之说。黄氏谓琅琊正字当为瑯琊，从邑，甚是，但未解为何加玉旁。调查中发现此地山岭峻峭奇诡，且盛产美石，瑯琊得名，不无可能与此有关。录此待考。

四、考古系统调查

聚落形态研究,或称区域系统调查,自20世纪中叶以来开始占据了考古研究的主导地位^[30]。在许多早期文明的中心地区,例如美索不达米亚^[31]、希腊^[32]和墨西哥^[33]等地,系统考古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研究的广域视野,彻底改变了此前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这是仅凭古代文献记载和单个遗址发掘都无法做到的。两位杰出的考古学家曾将全覆盖式调查誉为“二战以来考古学界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创新”^[34]。

区域系统调查近些年才在中国开展起来^[35]。然而,世界其他地区的调查成果,已经改变了我们之前对古代中国以及不同区域历史形态变迁的认识^[36]。

考古区域调查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弄清楚聚落形态的时空变化,从而进行长时段下聚落形态变迁的区域历史以及人口学的研究。在鲁东南地区,我们有计划地进行拉网式调查,寻找古代的聚落遗迹遗物,包括陶片、石器、暴露的灰坑或是古文化堆积层,以及少量的墓葬、城墙和台基等建筑残迹^[37]。这些考古材料(尤其是陶器)的使用时间较短,其残片有助于我们对遗址进行断代^[38]。最后,将这些考古材料的地表分布落在比例尺为1:10000的地图上。这些记录下来的数据构成了遗址规模和分布地点等聚落形态方面的基本信息,从而为每一个考古和历史时代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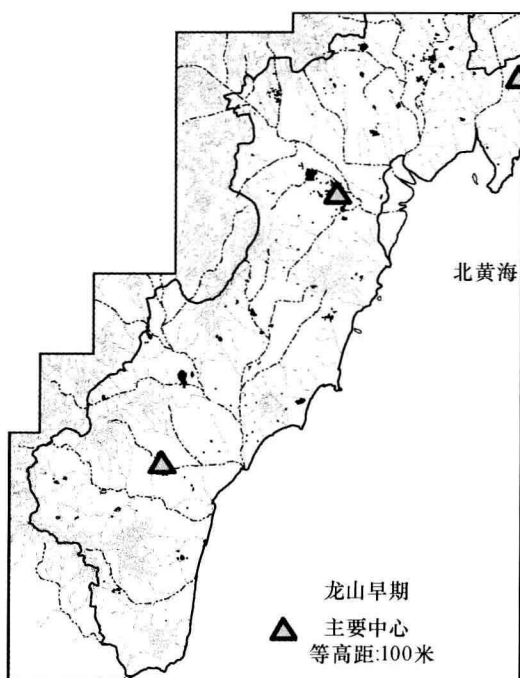
五、鲁东南地区的古代聚落形态

在鲁东南两个沿海盆地进行调查期间(图一),我们记录了几千个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汉代(约公元前5300~220年)的遗址地点,其中大多数遗址此前并未做任何记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遗址正在消失,恐再难以得到深入研究的机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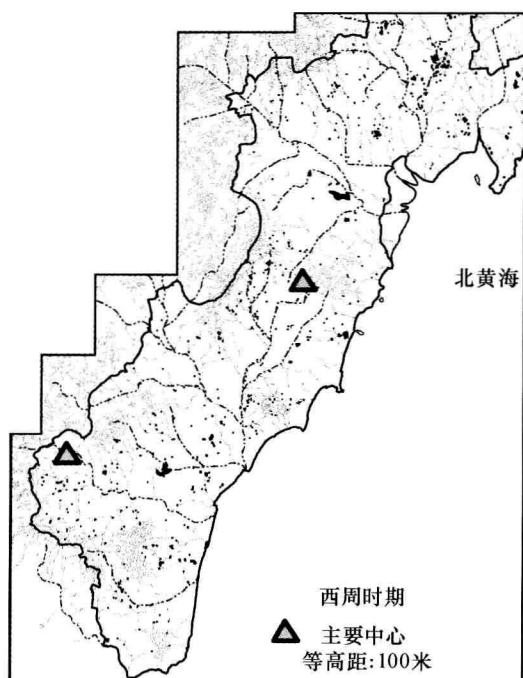
虽然我们记录有更早期时期的聚落,但是这个地区所见到的首次人群有效占领却发生在龙山文化早期,即公元前2600~前2400年。面积大于150万平方米的三个大型聚落位于人口聚居的中心,每一个大型聚落周围又分布有一些等级稍低的中型聚落,并通过对聚落稀疏地区的控制而与邻近聚落群分割开来(图二)。根据对聚落密度和聚落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每一处人口集群似乎都有一个等级化的政体组织^[39]。山东沿海地区这种复杂政体的出现可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与内地的中原地区无关。这也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中国许多地区已有不同的古国出现^[40]。

龙山文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地区人口数量有所下降^[41]。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前771年),重新诞生的新的中心聚落大都出现在原来龙山时期中心聚落位置上,不过其面积较之前有所缩小;同时出现了一些与之相抗庭的新中心,且许多聚落分布更为密集(图三)。从这一时期开始,考古遗址数量剧增,然而文献记载却不多,似乎反映出西周王朝对这一地区缺乏持续的渗透力和控制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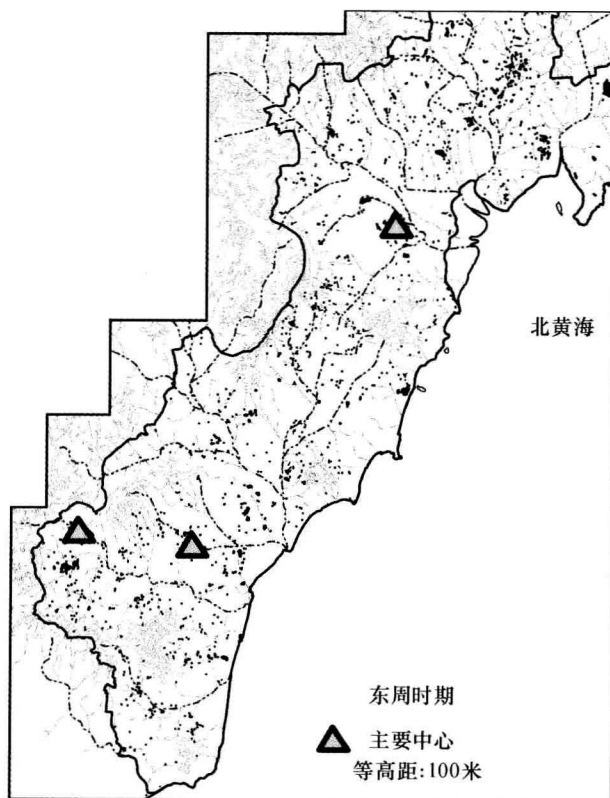
各个政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不稳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周时期(公元前771~前221年)。东周时期,人口显著增长(图四),而在一些易于防御的地区聚落数量却



图二 龙山早期聚落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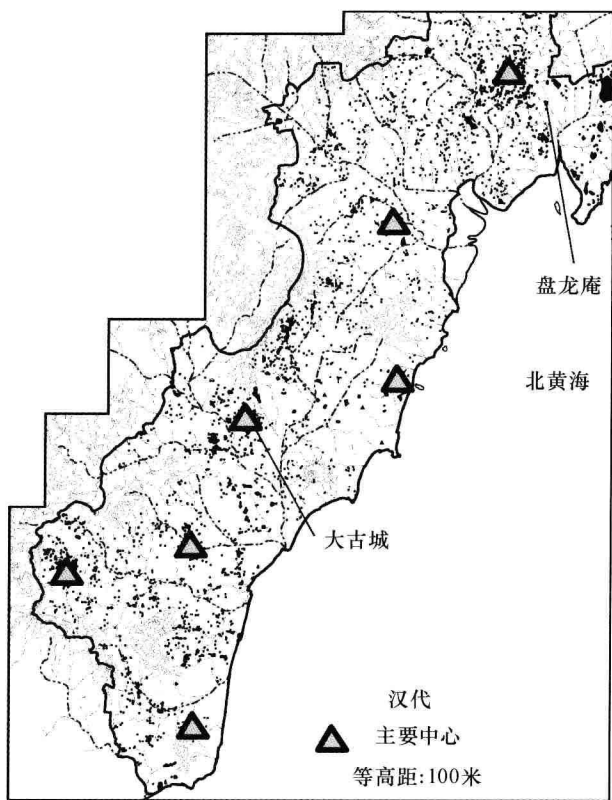
图三 西周早期聚落形态



图四 东周时期聚落形态

明显减少。鲁东南地区的众多方国加强了与周边实力较强方国的相互作用，到春秋末年先后归附于莒国和齐国这两个地区强国。

东周之后，秦朝的统治十分短暂，它建立起的行政基础时间不长，却为汉代所沿用。不过，与其他地区一样，在鲁东南地区要区分出秦代遗物与西汉遗物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仅仅根据调查资料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基本不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将秦汉合并为一个考古时期，绝对年代从公元前 221 ~ 220 年。不过，在将东周和汉代遗迹进行对比之后，我们却不难推测秦始皇东征所带来的变化。从调查一开始，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个地区在汉代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图五）。我们所记录的汉代人口比之前任何时期数量都庞大，空间分布也更广。面积为 15 ~ 30 平方公里的汉代大型聚落，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景观中，聚落之内基本没有任何空白地带^[42]。类似于秦始皇建立行政管理之类的一些重要变化，对这一地区的聚落分布和聚落规模都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然而，直到 2008 年调查琅琊时，我们才意识到作为首位皇帝的秦始皇，其印迹是何等的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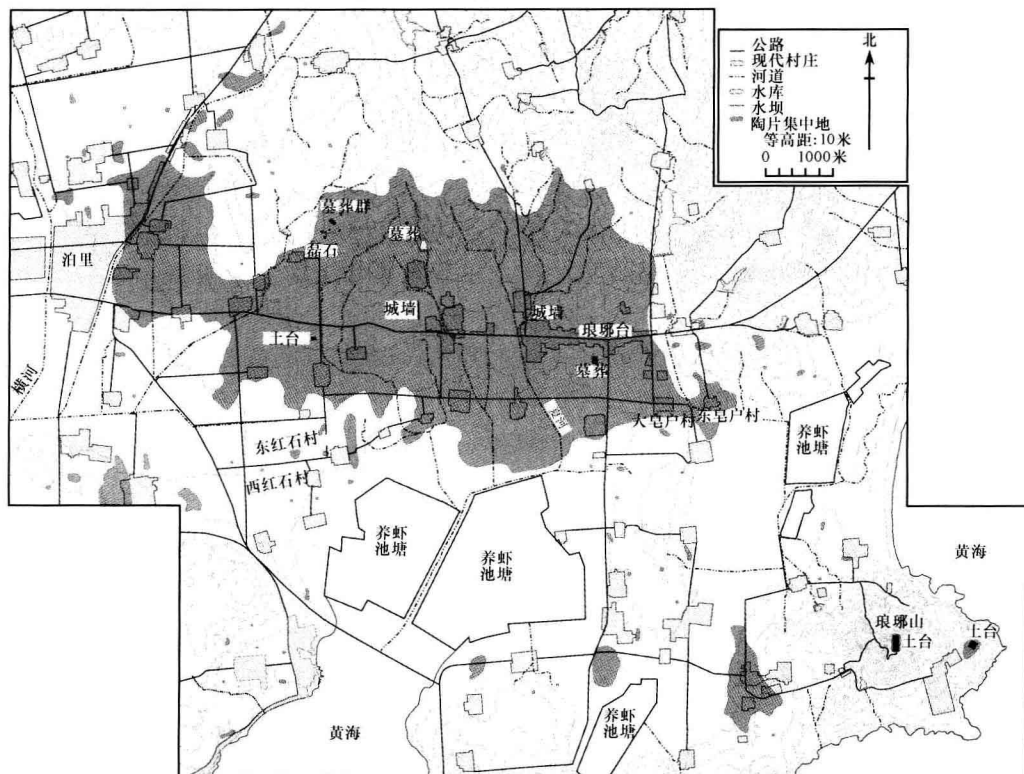


图五 汉代聚落形态

六、古琅琊台

琅琊山和琅琊台镇就坐落于我们调查区域的北界附近。当在现代城镇上调查时，我

我们发现密集的陶片实际上呈连续性分布，尤其是秦汉的陶片（图六）。有时，在一些空旷地能够看见许多秦汉瓦片。总而言之，散布的陶片、暴露的文化层以及其他地表遗物，总和起来，其分布面积可达到 24 平方公里，比鲁东南沿海地区的任何一个汉代聚落面积都要大得多（图五）。秦汉聚落的分布遍及 25 个现代村镇。



图六 汉代琅琊山和琅琊台

虽然我们在琅琊台采集到的地表陶片大多为秦汉时期，但其中有些地方不乏更早的龙山文化和周代时期的陶片。琅琊地区的首次有效占领发生在龙山文化早期（图二）。这个遗址比南边两个龙山文化早期聚落的面积要小，继龙山文化之后的几千年内，整个琅琊地区的规模和人口都有大幅度的下降。周代时期，琅琊地区的人口有所增长，但增长率只是沿海盆地其余地区人口的平均增长率。虽然有几个面积为 24 万 ~ 120 万平方米的大型东周遗址，但是这几个遗址的所在地均被之后的大型秦汉中心区所覆盖，并没有统治中心出现（图四）。不过，在东周时期的扩张中，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能与琅琊山的礼仪作用和海盐的重要性有关。

众多的汉代聚落中，磊石汉墓的一片夯土区之前已有所记载^[43]。磊石汉墓的 9 个墓葬目前仅存 6 个，其余 3 个在农耕中被夷为平地。磊石汉墓是整个区域内规格最高的墓葬。这座古城还发现了一些建筑遗迹。在这个遗址的边缘地带尚保存有两段城墙的残垣，很有可能是环绕这座城中心区的部分城墙^[44]。

古代的人口中心并没有一直延伸到东南方 3 公里之外的琅琊山。我们在琅琊山顶发

现了大片夯土台基。这处梯形台基由若干层夯土组成,在台基的拐角处用切割过的石块和砖块加以围护和支撑。从三个地方发现的遗物来看,台基面积至少在 200 米×80 米以上,高度超过 40 米。台基及其周围并没有发现早于秦汉的陶片。琅琊山在礼仪上的重要性或可上溯到东周早期,但是直到秦始皇到来之时台基才开始修建。

琅琊山斜坡上有另外一处大型夯土台基。这个斜坡稍高于可以俯瞰海岸的山脚(图七)。虽然只有部分土台保存完好,但是残存部分高度依然可达 20 米,台基面积在 100 米×100 米以上。古人将自然形成的岭地加高加宽之后,在上面修筑了这个台基。台基由不同颜色的致密沉积物组成。填土里的少量东周陶片表明,秦汉时期修建土台时,应该从某一或几处东周遗址取用了土料。在台基的东侧发现一块残存的刻石,刻石的大部分掩埋在地表之下,暴露地表的部分刻有文字,但残损过甚,只隐约可识一“天”字。这处台基与秦都咸阳帝王宫殿台基庞大的土木工程规模和结构十分相似^[45],说明这处临海台基于秦代。

从台基的剖面上可以观察到夯层之间水平摆放着 6 根铁质条或管状物,每根间隔约 30 厘米(图八),它们是否被当做“铁骨”以起到夯土城墙的固合作用?其他地方的大型汉代夯土城墙一般用原木来加固,如平陵城^[46]。不过,“铁骨”的发现目前还是孤例,有待将来进一步发现并验证。



图七 琅琊山土台



图八 铁质管状物

琅琊镇有些现代村庄的名字,可以反映出以前本地区的经济活动,有助于认识这一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例如,皂(灶)户得名于设灶制盐。两个现代的沿海村庄——东皂户和大皂户,均在古琅琊台的范围之内,两个村庄附近就有一个大型的东周遗址*。海盐资源之便利,可能是激发秦始皇迁民于此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更广阔的沿海区域,我们也可以发现秦始皇的印迹。在这里,有 7 个均匀间隔的大型汉代中心,均在琅琊郡管辖范围之内。其中一个便是设有盐官的汉代海曲县城——大古城^[47]。大古城发掘的墓葬中,出土了精美文物及带有纪年的竹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解释^[48]。

现代城镇的名字也为研究过去历史提供了线索。例如,琅琊台的西边有一个名叫

* 调查时访问村民,得知迟至 20 世纪 70 年代,村民仍行土法制盐,其法:将近海湿地盐碱土拉回家中,经过日晒、过滤等程序,即可得到结晶盐。

“盘龙庵”的小村庄，它的附近就有一个小型的汉代遗址。这令人想起中文里的“盘龙卧虎之地”，暗示着这个地方在战略上或礼仪上的重要性。盘龙庵有散布的陶片和陶瓦，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通向沿海地区古驰道上的一处重要驿站^[49]。

七、琅琊台的人口历史

文献中有秦始皇下令大量移民于沿海地区重新定居的描述，我们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移民的原居住地在哪儿，但是显而易见他们并非仅仅来自我们调查过的这两个沿海盆地。东周时期，这些盆地内的总定居面积为 27 平方公里，比汉代琅琊郡的 24 平方公里略多一些。而除了琅琊，调查区域其他地方的定居面积从东周的 23.32 平方公里扩大至汉代的 44.67 平方公里，翻了将近一番。可见，东周至汉代，整个沿海地区的人口都有所增长，不光是琅琊台。

从这一历史和区域角度出发，秦汉时期琅琊地区人口膨胀与区域内其他地方的人口模式相比呈现出极度不合理性，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方上人口增长因素。琅琊地区的人口增长是移民迁入的结果，确证了史料记载的可靠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分析了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调查的考古学家，提出了估算人口时空趋势的方法，将其作为聚落规模的一个函数^[50]。当然，这个估算标准下得出的人口数据十分粗略，不同区域的聚落密度系数也不尽相同。

在之前的工作中，我们利用现代山东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人口密度，连同文献提供的汉代琅琊郡人口总数，得出鲁东南聚落的人口估算密度为每万平方米 50 ~ 72 人^[51]（表一）。运用这个密度范围，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琅琊台聚落的人口为 12 万 ~ 17 万人，这个跨度恰可涵盖依据历史文献估算出的 15 万移民这个数据。采用相同的密度数据推算出东周早期琅琊台已有的人口数量后，加上迁入的移民数量，可得出秦汉时琅琊台的人口总数为 16.7 万 ~ 17.5 万人。这个数据与前述通过考古调查获得的数据基本吻合。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调查分别估算出的两个人口数据高度相似，不但强有力地支持

表一 琅琊台人口估算表

基于考古调查得出的数据	
每公顷人口密度范围（方辉等，2004 年）：	50 ~ 72 人
汉代遗址规模：2400 公顷	
汉代琅琊台人口数量：12 万 ~ 17.28 万人	
东周早期人口数量：1.74 万 ~ 2.5 万人	
基于历史文献得出的数据	
汉代每户平均人口数量：5 人	
琅琊台迁入户数：3 万户	
迁入移民数量：约 15 万人	
汉代琅琊台人口总数：16.74 万 ~ 17.5 万人	